

张磊 著

中外当代边缘小说探析

A Study of Margina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nd Chinese Fiction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A STUDY OF
MARGINA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ND CHINESE
FICTION

中外当代边缘小说探析

张磊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当代边缘小说探析 / 张磊著. —北京: 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2012. 10
ISBN 978-7-5502-1046-2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小说研究 - 世界 - 现代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0106号

中外当代边缘小说探析

著 者: 张 磊

选题策划: 北京弘毅智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王 巍

封面设计: 法思特设计

版式设计: 于鹏波

责任校对: 王 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5千字 710毫米×960毫米 1/16 13.5印张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5502-10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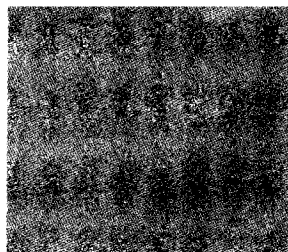
定价: 26.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5780220

**For Stephen Hough, whose masterful pianism and personal charisma have
inspired me greatly in my academic research and daily life**



前言

二战以来，随着世界大多数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当代的中外小说创作正呈现出愈加多元化、个性化的特征，之前被忽视、或是处于边缘位置的作家群体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并逐渐通过对自己特殊体验、观察的书写和“发声”，重塑、彰显着自己的独特身份，深刻地启发了人们对于不同种族、不同性别倾向、不同阶级阶层的包容和理解，亦微妙地影响着世界文学发展的方向——“边缘写作”愈加显得“不边缘”，得到愈来愈多读者和批评家的热情关注。

本书中所论及的“边缘”小说，触及种族、性别、阶级三大方面，包括了多部经典的当代少数族裔小说、同性恋小说和边缘女性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往往和他们笔下描写的人物一样，同样处于（或者曾经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因此在行文中经常蕴含着比主流作家更为深厚的情感和思想内涵。

具体来说，《上编：当代少数族裔小说》主要观照当代美国社会多个少数族裔的小说创作。以詹姆斯·韦尔奇为代表的印第安族裔小说家，在《血中冬季》等“寻根”小说里深刻地探讨着“无名氏”们在精神“荒原”上感受到的、集体“无根”的焦虑，以及他们通过重

现典仪、传统等方式唤醒的身份意识。以Z·Z·帕克为代表的非裔小说家，在《在别处喝咖啡》等作品中探讨了在白人主导的世界中非裔族群不得不采取的、自我隔离和伪装的生存机制，以及这种生存机制对于非裔族群自身造成的危害和其他不良影响。以张岚、哈金、李翊云为代表的华裔小说家，在《饥饿》《英语教授》《千年敬祈》三部小说中对艺术家、高级知识分子、普通人三种看似不同（职业与生活圈子），本质却相同（都具有华裔身份）的焦虑、创伤体验进行了恣意的书写。以凯瑟琳·闵为代表的韩裔美国作家在《二手世界》等小说中从外在与内化的族裔歧视两个角度对韩裔美国人的尴尬境遇做了充分的展示，尤其是提到他们有意地改造自己的名字、民族传统和习惯、甚至是体貌特征，以使得自己更接近主流白人意识形态在这些方面的积极评价这一点，读来尤为触目惊心。以茱帕·拉希里为代表的印度裔美国作家在《不适之地》等小说中以极为克制和内敛的笔触，通过几代人不同的视角，深刻地反思着处于“失语”状态的“根”文化与“不适”的“入籍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与隔阂。以高兰为代表的越南裔美国作家在《猴桥》等小说中对越战之后移民到美国的越南人所处的文化、政治困境，以及他们为了在异域扎根所做的各种艰苦努力，尤其是他们具有“越南特色”的同化方式，充分地证明着人类顽强的适应能力。最后，以爱芙琳·夏卡为代表的黎巴嫩裔美国作家在《我的眼睛盯着你》等小说中探讨的阿拉伯族裔问题则显得最为敏感。对于后“9·11”时代的美国人来说，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常常能唤起他们强烈的创伤记忆和恐怖想象，这无疑给在美的阿拉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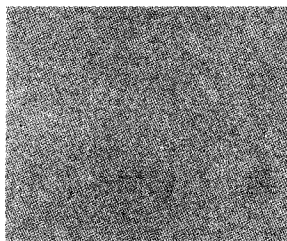
族裔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这些想象、这些危机都充分地反映在小说字字珠玑、不忍卒读的细节描写之中。

《中编：当代同性恋小说》将视野聚焦在对当代中外同性恋作家创作的审视。以珍妮特·温特森为代表的英国女同志作家，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等“成长”小说中不仅以直接、现实的方式不断挑战、质疑、颠覆强调“唯一性”的性别话语霸权，更是试图以间接的方式、想象性的方式（包括融入圣经故事、神话传奇、童话寓言等虚构成分）展开互文、反讽等强调“差异性”的策略，从而完成女同性恋身份的自我重构。以克里斯多福·艾什伍德为代表的美国男同性恋作家，在《单身》等小说中通过细致描述男同性恋主人公对于自身身份的特殊感受，以及他对周围敌意人群撒旦式的复仇想象，在自己的内心中肯定、重构了自己光荣的同志身份，并试图唤醒人们对同志文化的正视与尊重。以科尔姆·托宾为代表的男同性恋作家，在《三个朋友》等典型的同志小说中探讨传统异性恋权威“缺席”下同性恋身份的觉醒，及其微妙的、试图与传统兼容（甚至挪用了“受洗”话语）的性别颠覆策略。以白先勇、纪大伟为代表的台湾两代男同性恋作家，以迥异的创作手法，为华语酷儿文坛增添了两道亮丽的风景。前者的《孽子》等同志小说以极富同情心的人文关怀，观照了台湾男同性恋群体在故乡与异乡、记忆与未来的多重离散困境，而后者初生牛犊不怕虎式的《感官世界》等作品则以独特的电脑网络、科幻等形式，结合电影、小剧场、文学、哲学对同性恋文学的书写，成为“酷儿SF小说的旗手”。以邱妙津为代表的台湾女同性恋作家，更是以

《鳄鱼手记》等作品将同性恋悲情叙事的程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死亡叙述与身体叙述合二为一。

《下编：当代边缘女性文学》将女性的特殊身份“前置”，试图看待她们在当代复杂社会语境下产生的边缘化体验。这里重点探讨英国中产阶级女性作家安妮塔·布鲁克纳的三部作品——《看着我》、《错姻缘》和《访客》，它们分别将视角聚焦在单身女性、离婚女性和老年女性身上，试图探讨她们边缘化的内因与外因，并且探讨了她们试图摆脱边缘化境遇的策略与种种无奈的心情。此外，这一编还探讨了中国大陆女性作家王安忆笔下的众多都市边缘女性，探讨了都市边缘女性的书写、都市女儿的精神还乡及抵抗空间的生成意义三个方面，深刻地反映了女性人文知识分子在都市化进程中经历的种种思想危机及困惑，彰显了对全球化抵抗的、差异性的都市书写。

当然，本书虽然努力试图为当代琳琅满目的“边缘”小说绘制一幅相对完整、全面的图景，毕竟能力、学识有限，所以权作抛砖引玉之作，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将批评的视角聚焦在当代这些因为种族、性别倾向、阶级等各种因素而被“边缘化”、但却努力在“边缘”处顽强行走的叙事话语之上，让这些同样优秀的声音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感受到。



目 录

上 编 当代少数族裔小说

- 第一章 印第安『荒原』上的『寻根』之旅——评当代美国印第安作家詹姆斯·韦尔奇的长篇小说《血中冬季》…………… 3
- 第二章 在白人主导的世界中自我隔离和伪装的生存机制——评当代非裔美国作家Z·Z·帕克的短篇小说《在别处喝咖啡》…………… 12
- 第三章 拒绝与回归：用记忆完成一场救赎的仪式——评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张岚的中篇小说《饥饿》…………… 21
- 第四章 语言文化“他者”的深度焦虑与病态狂喜——评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哈金的短篇小说《英语教授》…………… 31
- 第五章 中国探亲者视野下的两种不同移民生活——评当代华裔美国作家李翊云的短篇小说《千年敬祈》…………… 37
- 第六章 外在与内化的族裔歧视——评当代韩裔美国作家凯瑟琳·闵的《二手世界》…………… 47
- 第七章 处于『失语』状态的『根』文化与『不适』的『入籍国』文化——评当代印度裔美国作家茱帕·拉希里的短篇小说《不适之地》…………… 58
- 第八章 越南移民的文化、政治困境与生存策略——评当代越南裔美国作家高兰的长篇处女作《猴桥》…………… 69
- 第九章 『恐阿症』症候与美籍阿拉伯人的尴尬境遇——评黎巴嫩裔美国作家爱琳·夏卡的《我的眼睛盯着你》…………… 78

中 编 当代同性恋小说

- 第十章 颠覆『唯一』性的女同志成长叙事：质疑与重构——评英国当代女同性恋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长篇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89
- 第十一章 作为『撒旦』形象出现的酷儿知识分子——评美国当代男同性恋作家克里斯多福·艾什伍德的长篇小说《单身》…………… 102
- 第十二章 传统权威『缺席』下微妙的性别颠覆策略——评爱尔兰当代男同性恋作家科尔姆·托宾的短篇小说《三个朋友》…………… 110
- 第十三章 故乡即他乡——试论台湾当代男同性恋作家白先勇《孽子》中玻璃圈的地域流离…………… 118
- 第十四章 另类的呐喊——评以《感官世界》为代表的台湾当代作家纪大伟之酷儿小说…………… 131
- 第十五章 指向终极死亡的三种吊诡式张力——试论邱妙津《鳄鱼手记》中主流文化重压之下的台湾女同志情欲书写…………… 144

下 编 当代边缘女性小说

- 第十六章 现代单身女性知识分子矛盾的欲望与伦理——评英国当代女性作家安妮塔·布鲁克纳的长篇小说《看着我》…………… 157
- 第十七章 离婚女性沉重的自我反思与之后的人生策略——评英国当代女作家安妮塔·布鲁克纳的长篇小说《错姻缘》…………… 168
- 第十八章 垂暮老妪的孤独与忧伤——评英国当代女作家安妮塔·布鲁克纳的《访客》…………… 177
- 第十九章 全球化与抵抗的书写——论当代中国大陆女作家王安忆作品中的都市边缘女性…………… 188
- 后 记…………… 205

上 编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



上编 当代少数族裔小说

第一章 印第安『荒原』上的『寻根』之旅

——评当代美国印第安作家詹姆斯·韦尔奇的长篇小说《血中冬季》

作为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印第安族裔本来是这片广袤土地的合法主人。然而，由于白人殖民者的疯狂入侵和灭绝性的残杀，使得他们反而变成了比非裔、亚裔移民更为边缘的族裔群体，不仅其合法的生存场所受到极大限制（仅限于白人官方规定的极为有限的保留地、无法像以前那样以打猎为生），而且其历史也被无情地、任意地篡改，其传统的民族文化也被逐步边缘化、异质化。20世纪后半叶，随着印第安族裔民权意识的不断加强，一大批优秀的印第安作家通过小说创作、传记等方式，试图夺回被侵占的话语权，重新书写自己民族的历史，颠覆和消解白人对本民族的霸权式控制，重构民族身份和认同感。詹姆斯·韦尔奇（James Welch，1940—2003）便是他们当中的先驱者之一。本文以他的小说处女作《血中冬季》为例，试图观照被边缘化的印第安族裔群体那种集体“无根”的焦虑及其“寻根”意识的逐渐苏醒。

一、“精神荒原”中集体“无根”的焦虑

《血中冬季》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个没有名字、

没有身份感的“无根”之人。本来是回乡的他，却似乎对这片经历了印第安保留地上的一切都失去了确定性的把握，陷入了对所有人、所有事物的“能指（signified）”之无穷的阐释链之中，似乎这阐释链的终点是无尽的虚无（nothingness）。很明显，他出现了严重的身份与存在感的危机，这片土地并没有给他带来“家”那种亲切的认同感。

事实上，这片土地确实不是黑脚印第安部族最初的“家”。这就涉及到对这一部族历史中最惨烈的一个冬季进行一些回溯性的描述：1883年冬天，寒风凛冽。黑脚印第安人躲避白人骑兵追杀，但却因为粮食短缺而造成许多族人丧身。部族首领“站熊”带领族人侵入阿奇纳族（Gros Venter）寻求粮食，不幸身亡。尔后，又因为疾病肆虐，黑脚印第安人遭受毁灭。1884年春天，黑脚印第安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迁往西部新成立的黑脚印第安人保留地。这是黑脚印第安人一段经历饥荒、战争、死亡和被迫进入保留地的辛酸血泪史。

因此，从一开始，小说便充满了印第安族裔在这种“无奈”绝境下选择的“异质”土地上感受到的、强烈的虚无感的各种暗示。譬如，整个蒙大拿保留地被描述成一片偌大的荒原，和主人公内心中的巨大荒原暗合。“我”经过的“取土坑”中的土被挖走，本来叫做“大地之子”的一个小屋如今也已经变成了被虫鼠蚕食、仅剩空架的危房。这些都深刻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曾经在此地兴盛的黑脚印第安人身份早已被白人主流文化挪用，其灵魂早已被掏空，变成了T·S·艾略特式的“空心人”。更不用提那一座座凄凉的“大地之子”的坟墓，更是沉痛地、悲观地哀悼着继承自己本族文化、了解

其深刻含义的最后一批印第安人（尤其是被视做是继承血统的印第安男性）的销声匿迹——“大地之子都不在了”。（1）^①

这种荒凉、久旱的“荒原”环境让叙述者不仅发出这样的感叹：“回家不再容易了……它已经变成了折磨。”（1）他甚至与自己的家人之间都产生了严重的隔离感（alienation）——“回家去看母亲，还有一个是我祖母的老太太。还有一个被认为是我妻子的女人。”（1）“我感到的不是仇恨，不是爱，不是愧疚，也不是良心，它只是一种逐年养成的距离感。”（2）

随后，叙述者对这一距离感又作了两个层面的划分。一方面，这一距离感是由这片土地造成的——“是这乡村创造了这既深又空的距离感，人们接受了这一距离，并对彼此以距离相待。”（2）另一方面，他也反思了自己——“我感觉到的这一距离感其实并不是真的来自于这片乡土或是这里的人；它来自于我的内心。我与我自己之间的距离就像是鹰隼与月亮之间的距离一般。这就是我对母亲和祖母，还有那个来和我住在一起的女人没有什么特别感受的原因。”（2）

除了挖土坑、坟墓以外，小说中以“缺席”的方式反复出现的水、雨意象也在另一个层面上暗示着保留地这片“精神荒原”的枯竭。在干旱的气候下，回乡的叙述者产生了“极度口渴、喉咙发痒”（2）的不适感。在他和母亲交谈这里的降雨时，母亲回答道：“这里再没下过雨……当你需要它的时候，这儿附近从来不下雨。”可见印第安人生存环境（兼指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之恶劣。而这里附近的河水也都变成

^① 本章所引依据Welch, James. *Winter in the Blood*. 1974. New York: Penguin, 1986.

了“奶白色”（2）。大家都怀疑是白人在这兴建甜菜工厂造成了河水的污染，但是这水到现在也“从来没被清理干净过”（2）。

和水、雨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意象，那就是鱼。这样恶劣的水源当然很难有什么鱼存活，而当白人一大卡车一大卡车地把梭鱼鱼苗运来、进行各种养鱼的尝试时，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河水不理这些鱼苗，鱼苗也不理河水；它们甚至拒绝死在那里。它们干脆消失了。”（2）“鱼”常常被看成是“生育”的象征，它们对保留地水源的抵抗，再次暗示着这个环境的注定荒芜。

除了空间上的“荒原”隐喻之外，小说在时间维度也有同样的“荒原”隐喻。小说中常常在顺叙的过程之中突然出现倒叙，把时间定格在过去——叙述者的弟弟意外身亡之前的美好时光。这暗示着精神萎靡、绝望的叙述者虽然勉强活在脆弱的现在，却被过去所困扰，无法把现在与过去分开，更无法把现在与未来联系在一起。他“冻结”在时间的真空中，不能自拔。

值得指出的是，与叙述者交往的人们一个个地都以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存在，认为他总是处于那个很小的年龄段，迫使他需要一次次地、甚至是歇斯底里地向人们提醒他的真实年龄——二十岁、三十二岁。这暗示着，印第安人在没有希望的“荒原”中已经变得愈加麻木，对时间丧失了应有的概念和感知，永远被剥夺了真正成熟、长大的可能，变成了永恒的孩童。

这一“集体性”的麻木、焦虑几乎体现在所有与叙述者有过接触的印第安人身上。首先便是他的父亲，他是个“游荡者——就像你（叙述

者)一样,就像所有这些他妈的印第安人一样”(16)。他这样的上一代印第安人,在迁移之后,失去了原有的生存方式,无法在保留地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行为,只能留在镇里,供白人取乐。“他从来没有完全留下来,也从来没有彻底离开。他总是处于过渡状态。”(17)

除了这些失意的印第安男性,印第安女性同样也是迁移的牺牲品。男人的无所事事、迷茫失意导致她们也变得要么如叙述者的母亲特丽莎一般冷漠、愤世嫉俗,要么像长刀的母亲一样,如男人一样霸道、好斗,不仅阉牛时眼睛眨都不眨,还把牛的睾丸掷在火里烧着吃,吃的时候还瞪着周围的男人们;或者像叙述者的祖母一样,总是让摇椅嘎嘎作响、看谁都不顺眼,一副要举刀杀人的姿态。

与叙述者交往的三个女性令精神困顿的他暂时得以慰藉——“女性的身体,如此的让人难以抗拒,如此的强大”(99)。然而,她们也处于非常态的精神状态之中。首先,叙述者的正式女友阿格尼丝竟然偷了他的手枪和电动剃须刀——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具有“阳具”指涉的物品。就像是长刀母亲一样,阿格尼丝竟然也对叙述者进行了象征性的“阉割”,让他进一步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之中。其次,与他发生一夜情的酒吧女郎玛维娜的房间里满是她各个地方、穿着各种衣服的单人照片,但却没有一张是与他人的合照。她在照片里一直都在笑,但是“我并不认为她真的在笑。”(67)由此可见,接受过两年辛苦培训、最后却无法在白人的地盘上工作过一天的玛维娜,内心里是无比荒凉的。最后,叙述者误打误撞,与女护士玛琳又发生了关系。看起来柔弱、单纯的她让叙述者心生爱怜,然而她却近乎无耻地